

王市女故事



王步文故事

方启坤等

口述

王昭千 徐文博 整理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孔凡仲

书名题签：张凯帆

封面装帧：贾 愚

插 图：郭宏专

王步文故事

方启坤等口述

王昭干 徐文博整理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14,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0102.999 定价：0.56元



王步文(1898—1931)

前 言

安徽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王步文同志，为革命牺牲已经五十二年了。但是，他的光辉业绩，他的崇高品质，至今仍铭刻在人们的心中，他的故事也被广为传颂。

步文同志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他在少年时代，就是一个富有理想而又刻苦学习，讲究实际而又反对空谈，严于律己而又乐于助人的有为少年。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自觉地服从革命的需要，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共患难。艰难的革命斗争实践，把他锻炼成为一个勤于思索、善于斗争的共产主义坚强战士。

步文同志品格的冶铸和业绩的造就，应当说，如火如荼的斗争现实为之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也应归之于周恩来、瞿秋白、任弼时等同志的引导、教育和帮助，其中也包括陈独秀、蔡晓舟等人在前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熏陶。

步文同志是安徽现代革命史上贡献卓著的英雄。为了真实地、历史地、形象地反映他一生的革命活动，我们在其爱人方启坤同志及其他见证人口述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访问、调查和整理，编写出了《王步文故事》一书。我

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本小册子，再现烈士当年的生活和斗争，以求对安徽革命斗争史的编写略有补益，于革命的后来者有所启迪。此愿如能实现，也就可以告慰步文烈士的英灵了。

《王步文故事》的整理工作，一开始就是在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在其调查了解的过程中，先后得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西安市人民政府、陕西省参事室、安徽省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政协、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及安庆、芜湖、六安、岳西等地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特别是郝兆先、光明甫、周新民、王贯之、朱子清、杨福初、王树声、杨晓初夫妇等同志为本书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今天，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虽已溘然长逝，但是，在我们感谢有关方面支持的时候，尤其不能忘记他们的帮助。

王昭干 徐文博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前 言.....	1
资福寺风雨度童年.....	1
安庆城斗争显才智.....	8
潜山揭弊闹学潮.....	19
安庆怒逐李兆珍.....	25
反贿选捣毁“猪仔”窠穴.....	32
建阵地《黎明》在沪复刊.....	38
挑重任东洋斗群丑.....	45
卫祖国智败戴季陶.....	51
巧化妆横洋斗智.....	58
入刀丛上海布教.....	67
武汉临危坚守“青年会”.....	74
鄱阳遇险诚伏“一字帅”.....	81
组临委皖西重建党组织.....	92
打土豪农协打出大红旗.....	99

扮道人说玄学计取钢枪	106
斥谬论卫真理坚持原则	115
豫皖边区播火种	125
豪猪岭上决大计	132
办“商行”上海训干才	138
负重任察江北庐江脱险	144
因势利导搞工运	150
排难除险办《血花》	159
威武不屈惊天地	167
浩气长存泣鬼神	178

资福寺风雨度童年

一八九八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破晓，从大别山腹地潜山县西北乡一个叫资福寺的小山村里，传来了婴儿“呱呱”坠地的啼哭声，一个顽强的小生命诞生了。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安徽早期主要负责人的王步文同志。

步文出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厄运，步文的童年一直是在灾难、贫困、动乱和被凌辱中度过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痛苦的生活，使步文幼小的心灵里逐渐萌生起反抗的幼芽。

步文全家十一口人：奶奶、父母及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老二，因为是男孩，聪明伶俐，一直得到侍女出身的祖母的精心照料。父亲名叫王荣光，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母亲非常勤劳、俭朴，他俩凭着自己垒起来的四亩山岗薄地，在艰难中勉强维持一家生计。可是，一九〇五年一场山洪，不仅吞没了绿油油的玉米苗，连鹅卵石垒起的坝埂也所存无几，使多年苦心经营的山地毁于一旦。洪水退去后，正当重建家园的时候，大地主储体斋为了光宗耀祖，从省城安庆跑回家乡资福寺一带跑马圈地，扩建祖坟。步文家刚刚重垒的山地又被圈为储家坟地，一家赖以生存的

命根子断掉了。小步文在面临洪水威胁的时候，只多少有点惊慌不安，这次听说家里的田地被抢占，先是与奶奶抱头痛哭，后来见父母低头不语，如痴如呆，他突然一把抹去满脸的泪水，一个箭步窜出大门，一口气跑到储家的大门前，一手抓住储体斋的神气活现的大孙子瘪头，一头将他撞倒在地，然后，一转身奔入屋后的树林里。慈祥的奶奶将他找回家的时候，已是深夜时分。

在那个暗无天日的世道里，穷人往往是祸不单行。步文的姐姐，从小就聪颖伶俐，随着年龄的增长，出挑得愈发秀气，远乡近村凡是见过她的人，无不称赞她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姑娘。谁知，她被地主储体斋的少爷盯上了，硬是被强娶了去。这一系列突然降临的灾难，在步文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奶奶最疼爱小步文，为了让孙儿学点本领，知书识礼，将来不受富人的欺负，她靠自己的一根花针，走东家，跑西家，绣花缝衣，积攒了一点微薄的工钱，于一九一三年步文十五岁时，送他进了粹新小学。

粹新小学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四合庭院，前有湍急奔腾的皖河，后有郁郁葱葱的青峰，依山临水，甚是幽静。自从清末兴办新学以来，这是方圆百十里内唯一的一所学校。学校里的百十名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也有少数象步文这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少年。后者或借助于亲友的资助，或乞求于宗祠的施舍，怀抱着一颗渴求真理的诚心，忍受着半饥半寒的艰苦生活，敲击着知识的大门。但是，学校里的七、八位教师，却多是大恶霸储体斋的亲朋好友，他

的大侄子储凤山就是其中最专横霸道的一个。所以，门前虽然挂着新学的牌子，实际上是一座令人窒息的封建堡垒。

不过，步文进校不久，时代的狂飙开始波及山山水水，民主思想的春风已经冲决高山的阻隔，向沉睡的山区吹来。人们除了传颂着民主革命斗士徐锡麟、吴樾等人传奇般的业绩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创举外，学校里还在私下议论着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的言论和思想。陈独秀家住邻县怀宁，他当时虽然身居北京，但出于对家乡青年的关怀，经常通过故旧亲友将《新青年》等书刊杂志传到粹新小学来。

步文渴求新的知识，希望探求社会的真理。一旦接触到新思想，真是如鱼得水，格外高兴！他贪婪地阅读，认真地思考，深感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宇宙无比广阔，前途大有作为。由于他的要求与新出现的民主思想一拍即合，当然地成了粹新小学内学习新思想的带头人。

说来有趣，对于学生们私下传阅《新青年》杂志，储凤山这些封建卫士们开始并没有重视。时隔不久，当他们意识到那些杂志和小册子来头大，火药味浓，潜伏着巨大危险，甚至危及到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时，就视为大逆不道，非禁不可了。于是，跟着而来的就是搜查清缴，禁读禁谈。

但新思想的潮流剿不了、禁不住。同学们无法公开阅读，便改为背后议论。一个人没有时间读全本，大家就相互交流。一到星期天，同学们便集中在学校后山的僻静处

讨论。什么“封建割据”啦，什么“妇女解放”啦，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对于适时而起的新诗和白话文，大家更是喜爱无比，都争着看。一九一八年秋，正当同学们反对学校当局增加学费的时候，陈独秀寄来一本叫《湖畔》的诗集，因为该书风格清新，洋溢着战斗气息，大家你争我夺，爱不释手。平时沉默寡言的步文，也被诗文所感染，激动得手舞足蹈地给同学们朗诵起来。

谁知，大家的秘密活动又被储凤山盯上了。这个表面上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的家伙，实际上却是一个驴子拉屎外面光的恶棍。但他因有储体斋作后台，平时有恃无恐，谁也不敢轻易碰他。同学们的活动被储凤山发现后，他立即摆出教师爷的架势，咬牙切齿地加以训斥，并用教鞭点着步文的额角，凶狠地说：“鬼迷心窍，图谋不轨，给我从实招来。”

大家沉默了，双方僵持着。

“啪”！教鞭横空而下，王步文冷不防挨了一鞭子。

“住手！我们念书，何罪之有？”绰号“小才子”的王小庭怒不可遏地站了起来。

“对，我们念书有什么罪？”“打人，野蛮！”同学们纷纷离开座位，逼近储凤山，教室里顿时乱作一团。

众怒难犯。储凤山作贼心虚，赶忙丢开步文，拖着教鞭，嘴里嘟噜着，从教室里溜了出去。

对于储凤山的突然袭击，步文毫无思想准备，所以，竟一时不知如何对付。事过以后，痛定思痛，内心的愤怒

无法控制，满腔的怒火喷薄而出。第二天，他在题为《为学》的作文中，慷慨陈词：“学生者，以学为业也。当今内祸不断，外侮接踵，国势日衰，民不聊生。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志士仁人，当怀大志，探民族之生存，求国家之再造，不惟我辈不贷之责，亦属新学育人之宗旨。阅读《新青年》，研讨新思想，我辈何罪之有？如一意阻塞视听，断人思路，学生者，所学何有也？”王小庭将步文的文章在学校里到处朗诵，呼唤同学一起行动。不到一刻钟，十几个学生，自动地集结起来，向储凤山的房间冲去。谁知，储凤山早已逃之夭夭。据别的教师透露，他到省城向储体斋告状去了。

事态的发展，叫步文警觉起来。他与王小庭等人商议后，以诗歌会参加者为基础，模仿山区农民的办法，组织一个会社，取名为“乐群会”，一方面组织大家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三天以后，省参议员储体斋果然坐着大轿从省城安庆回来了。主子一到，奴才尾翘。以储凤山为首的几个反动家伙，马上远出校门迎接，同时以学校的名义贴出了布告，宣布给王步文记大过处分，妄图一下扑灭学生中已经点燃的星星之火。可是，事与愿违，正当储体斋低头下轿，忙于和逢迎的人寒暄时，以“乐群会”为主的学生一下冲了过来，贴标语的贴标语，呼口号的呼口号，挡住了储体斋进校门的通道。储体斋见学生势众，一声不吭，不知如何是好。储凤山狗仗人势，组织几个亲信出来给储体斋解围，但却被学生们推得踉跄而退。这时，储体斋倒镇静起

来，强摆出一副长者的身份，教训学生要尊孔读经，奉公守法，否则自讨苦吃，没有好处。妄图以自己的威势镇住阻路的人。

谁知这些小学生根本不买储体斋的账，有的质问他为什么要记步文的大过；有的怒斥储凤山不学无术，误人子弟；有的质问储体斋收到储凤山哪些黑头状……

老态龙钟的储体斋渐渐支持不住了，一抬脚便要上轿，准备溜之大吉。谁知轿夫一抬轿杆，正好打在储体斋的秃头上，人群中立即发出一阵哄笑。

储体斋被哄走了，学生们的斗争热情更加高涨起来。以王小庭等人为骨干的进步学生，一致认为必须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撵走储凤山。大家公推步文等十位同学冲进储凤山的宿舍，烧毁他整治学生的黑材料，然后在他的房门上贴上了两张长长的封条。并且警告储体斋的几个亲信教师，只准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等着他们的就是储凤山的下场。

正当同学们为眼前的胜利而高兴的时候，狡猾的老狐狸储体斋与储凤山密谋后，以“煽动学生闹事”为名，宣布开除以步文为首的几位学生的学籍，并分别通知学生家长对“闹事”的孩子要“严加管教”。粹新小学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被镇压下去了。

“到哪里去呢？”一个被开除学籍的学生茫然地问。

“告状去，和他们干到底！”王小庭非常激动地说。

“对，到省城去！省城有好几所学校，学生都有自己的组织，而且储体斋也在那儿，我们可以继续和他斗！”

步文从这次斗争中吸取了教训，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对，到安庆去！”其余几个人马上表示赞同，王小庭的拳头举得特别高。

安庆城斗争显才智

一九一八年初冬，步文来到省城安庆。

当时的安徽，虽处在军阀势力的把持之下，但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各地传播，双方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在省城安庆，一方面，北洋军阀在安徽的代理人倪嗣冲及其侄子倪道烺，纠集本地的封建遗老遗少，残酷地镇压革命力量，打击进步势力，实行军阀统治；另一方面，由于辛亥革命前徐锡麟、吴樾等民主志士革命精神的熏陶，由于激进的知识分子陈独秀等人的鼓动与号召，广大群众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要求日益迫切，民主的呼声日渐高涨。

步文来到安庆后，为了继续与储体斋进行斗争，同时也为了使从潜山跑出来的同学得到安置，他开始寄希望于所谓的“公理”、“正义”，急忙向伪省教育厅申诉。可是，折子投递上去，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接着，他们又转向伪议会请愿，因势孤力单，而无人过问。正在大家欲进不得、欲罢不能的时候，先期从潜山来省城读书的余大化找到了步文，并立即引荐他拜访了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蔡晓舟先生。后又由于他们的引荐和资助，步文等人

才先后进入安庆六邑中学读书。

激进的思想，革命的抱负，昂扬的激情，使步文很快地置身于当时正在兴起的民主革命高潮之中。

当时，北京、南京的名教授不断来安庆演讲。这些活动的开展，给步文扩大了视野，开阔了思想。早期宣传马列主义的著名人物高语罕、恽代英等人在安庆停留的日子里，曾与步文作彻夜长谈，使步文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有一次，步文听了高语罕的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演说之后，激动得当场把奶奶送给他的一根日本玻璃裤带烧了。一九一九年初，步文在蔡晓舟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创办了传播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黎明》刊物，这个进步刊物的印行，得到了在北京主编《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的赞赏，更受到安徽进步知识界的欢迎。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步文立即响应，带头组织学生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带领学生冲进省公署，要求伪省政府通电北京，释放被捕学生，收回国权，废除屈辱卖国的二十一条。接着，又勇敢地投入了安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安庆的抵制日货运动是在安庆的教育、学生、商业界联合会领导下进行的，始于一九一九年六月，持续至一九二〇年四月。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步文具体负责查封日货的工作。为阻塞日货流动，步文把各校派出的四十个检查员分为四个小队，日夜轮流值勤，一面查封江岸、码头，一面宣传抵制仇货的道理。

对于进步学生的革命行动，当时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